一张照片背后的生死战友情

■柴 英

情到深处

这是一张拍摄于1945年春的照片。照片上的两个小八路是我父亲柴木林和他的战友肖振海，两人当时都只有15岁。

这张失而复得的照片背后，还有一段生死重逢的战友情。那是1975年的一天，父亲突然收到一封信。寄信人是父亲多年来念念不忘的人——肖振海。

肖振海和我父亲是同乡、同连队的战友。1945年，两人在张家口一个照相馆，拍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张照片。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，他们失散了。随着岁月流逝，父亲丢失了那张照片，为此他一直很遗憾。

那天，父亲迫不及待地读完了肖振海的信。信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——

柴木林同志，你好！我们既是老乡又是多年没有音信的老战友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想到还能找到你。在张家口的清河照相馆，我们俩照了张合影。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，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照片。当时我们在12连，后来编入2团9连，我在连部，你在班里，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失散了。当时我们那个连队的人活到现在的，搞不清还有几个。抗美援朝战争前，连现在找到的你，加上我……仅有7个人了。我们连到解放大西北的时候，我确切知道把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的就有74人。1957年我在师部组织科时，从烈士通知书存根上查到我们连又牺牲了90多人，别的就去向不明、下落不清了……

作者父亲柴木林（右）与战友肖振海的合影。 作者供图

父亲哽咽道：“肖振海，你还活着。”

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父亲正生病住院，我在他身边陪护。父亲一夜没睡，给我讲了他的战斗经历及与肖振海的生死战友情。

1945年夏，部队在河北胜芳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。战斗非常惨烈，父亲所在连队最后只剩几人。父亲身受重伤，被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。他的腿被子弹打穿，右手中指被打断，骨头也露出来了。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加上未能及时救治，父亲的整个右手都黑紫了，再不处理就会危及生命。为了保住父亲的性命，医生决定截掉他的右手。父亲怎么也不同意。医生没办法，再加上伤员非常多，也顾不上他了。他的伤口疼痛难忍，就每天到冰凉的山泉里去泡。后来，奇迹发生了。父亲手上黑紫的皮肤渐渐变红，伤口也慢慢愈合。他用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神，但是手落下了残疾，中指永远不能伸直了。父亲伤好后，被编入了新部队，从此失去了肖振海的音讯。他一直以为肖振海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，非常悲痛，常常怀念他。没有想到，肖振海还活着。

父亲恨不得马上见到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，但无奈身体不好，就派我去河北元氏县看望肖叔叔。

见到我，肖叔叔惊喜万分，激动地给我讲述他和父亲经历的战斗故事，并从柜子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看到照片上父亲和肖叔叔两人略显稚嫩的脸庞，我非常惊喜。我说，我父亲那张照片遗失了，他一直很遗憾。没想到，肖叔叔给了我更大的惊喜——他居然保存了两张。他从柜子里取出一张相同的照片，仔细地包好，交给我：“这张照片我带着它打过日本鬼子、解放大西北，又跨过了鸭绿江。今天交给你爸爸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”

不久，肖叔叔专程来看望我父亲。两个老战友见面，互相看着对方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后来，两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还活着，我们都还活着。”

肖叔叔年纪比我父亲稍大一点，当年像哥哥一样照顾着我父亲。他坚信我父亲还活着，一直多方打听他的下落，最终找到了生死之交的老战友……

如今，父亲和肖叔叔早已离开了人世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我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和肖叔叔当年写给我父亲的信，一种敬意油然而生。这张照片不仅是战友深情的纪念，更是那段浴血历史的见证。父亲和肖叔叔是幸运的，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能重聚，更有多少先烈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阳光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都会在心底由衷地感怀历史、致敬先辈。

两情相悦

爱已深深扎根

■崔志勇

那天，妻子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阿里昆莎机场，我的心跳不由得加速。我们结婚5年了，妻子终于踏上了这片高原。这里四季常伴风雪，空气稀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熟悉的干燥感掠过喉咙。得知单位新修建的家属房接了弥散氧这个好消息，妻子兴致勃勃地计划来体验。

妻子拖着行李箱出现在机场到达厅门口时，像一抹亮色点亮了空旷的大厅。她笑着朝我快步走来，却在几步之外停下，惊讶地睁大眼睛：“你这脸？”走近后，她用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，“上次回家探亲那会儿还好啊，而且咱俩平时视频也没见你这么黑呀！”

我咧嘴笑了笑：“手机有美颜功能嘛！探亲假前我可是下足了功夫保养。你这次来得急，我还没顾上打理呢！”

汽车行驶在颠簸的“搓板路”上，扬起黄色的尘埃。妻子紧抓扶手，脸色有些发白。在我们快要抵达营区时，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传来。官兵在路两旁整齐列队，掌声、锣鼓声汇成温暖的洪流。这次和妻子同批抵达的，还有几位军嫂，单位便特意组织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在众人祝福的目光中，我将洁白的哈达披在妻子的肩上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脸颊因激动泛起淡淡的红晕。她站在高原的风里，看起来更加美丽而坚强。

晚饭时，妻子只吃了小半碗粥，半夜便因剧烈的头痛和不适无法入睡。看着她一整晚蜷缩着身体，脸色非常不好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早操集合的时间快到了，我轻轻替她掖紧被角，说：“实在不行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”

“我才不当逃兵。”她声音微弱，却带着倔强，“你快去集合吧，别耽误正事……”

白天，我正常投入训练，心里却总记挂着妻子的状况。幸运的是，随军多年的军嫂们像亲人般及时伸出了援手。一位军嫂送来了熬得软烂的养胃小米粥，另一位军嫂教妻子按摩穴位以缓解头痛，还有一位军嫂常来陪她聊天，分享适应高原的“秘诀”。在她们的悉心照料下，妻子的精神一天天恢复了。

单位还特意在营房前的空地上，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。以地为台，以天为幕。高原稀薄的空气丝毫阻挡不了官兵的热情。简陋的场地，简单的灯光，反而更显质朴真诚。小品夸张的动作和方言逗得全场笑声不断；少数民族战士的舞蹈豪迈奔放，热情洋溢；最后的大合唱气势磅礴，仿佛要唤醒四周沉默的山峦。妻子起初安静地看着，渐渐被这热烈真诚的气氛感染，跟着节奏打起节拍。当《强军战歌》熟悉的旋律响起，她也跟着大家唱起来，脸上洋溢着自豪。她为战士们的表演用力鼓掌，因兴奋和投入，脸庞红得像两朵迎风绽放的格桑花。

日子过得飞快，离别的日期到了。清晨的高原，寒冷依旧。她望着我说：“照顾好自己。等到了冬天，我还要来看你，你得把最厚的大衣给我留好！”我点点头，将我们的约定刻在心里。

回到家属房，妻子留下的温暖气息仿佛还在。我整理床铺时，发现枕下有一个簇新的相框，里面镶嵌着一张红纸，上面是妻子用娟秀的字迹，抄写的我们连的战斗标语——“氧气吃不饱，精神要管够；风雪加钢枪，此处是吾乡。”相框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迹：“你守国门，我守归期。”

窗外，亘古的荒原空茫寂寥，只有风在吟唱。我伫立良久，内心前所未有地笃定、滚烫。这片土地，因妻子执着的奔赴和深深的理解，从此有了更厚重的暖意和更坚韧的牵念。爱已在此深深扎根，静待下一个飞雪中的重逢。

家庭秀

泥水与汗水交织
梦想与意志的淬炼
匍匐向前
目光坚定
是雏鹰，就要练习搏击长空
训练场上显身手
种下英雄的种子
浇灌出勇敢的花朵
八月的军营，最美的赞歌

陈 玮配文

定格 8月中旬，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“铁甲军娃”夏令营活动，百余名军娃来到军营参加训练，锻炼体魄、磨砺意志，开启一段独特的暑假新体验。图为军娃卜家鑫体验训练。

刘志勇摄

刘延源绘

迷彩军娃

家 人

别故土 伴儿行

■蒋德红

爹锁门时，手中那把黄铜锁轻轻晃了两晃。他喉结猛地一滚，一滴浑浊的泪砸在门墩青苔上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爹落泪。他很快抹了抹眼，指尖蹭过门上被岁月磨平的木纹，转过头低声对娘说：“走，陪娃儿‘当兵’去。”

爹说的“当兵”，其实是我接他们二老到部队家属院生活。自从娘上一次生病，我便萌生了接爹娘来一起生活的念头。电话中告诉爹后，我便察觉到他的不情愿。那语气里的犹豫，如驻地长白山冬日的雾凇，看似轻盈，却沉甸甸压在我心头。

果然，电话刚放下，娘又打来了。爹是家中主心骨，大事小事皆由他定夺。可有些话，他不善表达，便让娘传话。娘无奈道：“你爹舍不得那几千斤粮食，都是自家种的，是他一年的心血，说什么也不肯卖。还有那几亩果树，今年眼看就能有好收成。我们走了，地荒了，你爹哪能放心。”

“而且，”娘声音更低，“你爹还说，这老房子若无人住、无人打理，两三年就得塌。这房子是他亲手盖的，他心里难受……”听着娘的话，我的心揪得更紧了。这些东西卖了，恐怕连二老来部队的机票钱也不够。但在爹心中，它们是他大半辈子心血的结晶，怎可轻易割舍？

其实，之前我曾想出钱修缮老房子，爹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不修不修！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多久？你以后去别处买房吧！”我也曾想在老家城里买房，让爹娘享福，爹却叹了口气说：“你不在，我们住着有啥意思。”我何尝不懂爹的心思。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生活近70年，他早已习惯了田园的宁静。在他眼中，城市的喧嚣，远不如山里的清风明月自在；城市的空气，也比不上山里的清新甘甜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对爹娘来说，我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我不在身边，房子再大再好，他们心里也空落落的。

曾经炊烟袅袅、欢声笑语的村子，如今只剩寥寥几户。爹娘还守在半山腰的老屋里，每日爬坡上坎。年初，我再次提出接爹娘到部队家属院生活。电话那头，爹沉默良久。半晌，他缓缓道：“要不，我和你娘再商量商量？”

此后，每次给爹娘打电话，我都向他们描述部队里的生活：“爹，咱家属院门口就有诊所，您和娘看病再也不用跑山路了。娘，楼下有个小菜园，好多老人都在那儿种菜呢，您肯定喜欢……”我还让爱人和女儿充当我的说客，时不时打电话劝说，还和爹娘视频通话。镜头里，女儿正在院子里看秧歌表演。爹盯着屏幕，忽然问：“那秧歌队还缺不缺打鼓的？我年轻时可在行。”渐渐地，爹娘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们开始主动询问家属院里生活的细节，语气中多了几分期待。

春节前，我特意休假回家。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，吃着团圆饭。炉火噼里啪啦作响，映得每个人的脸都红扑扑的。我们一起聊着过去，畅想着未来。不知怎的，话题转到了二老的身体和去驻地生活的事上。

娘拉着我的手轻声说：“娃，我们老了，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可我们不去，你也不能安心工作。”接着，娘转过头对爹说，“你这犟老头，说句话啊？”

爹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点头：“行，为了娃，咱去吧。”

得到爹娘的同意，第二天我便忙活起来：联系好村里帮忙照看房子的人，爬上屋顶盖好松动的瓦片，又下山去粮站，找人拉走家里的粮食。娘在屋里，一件件地收拾衣服。那些压在箱底多年的物件，她总要端详许久，眼神里满是不舍，又忽然笑着说：“这床棉被带上，到了家属院晒晒太阳，肯定更暖和。”

拉粮时，爹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和工人装粮、过秤。爹将卖粮的钱攥在手里，对娘说：“等咱到了那边，用钱的地方还很多，这钱给娃贴补家用……”

离家的那天早上，微风卷着细雨扑来。爹下意识去摸腰间，那里原来别着家门钥匙。但他很快把手揣进棉衣兜，里面装着我提前交给他的家属院门禁卡，门禁卡的一面贴着一张纸，是女儿画的全家福，旁边一笔一画写着：“爷爷奶奶专用！”

“18岁那年当兵没走成，没想到70岁了，还能跟娃一起‘当兵’。”车开出村口时，爹摇下车窗喃喃自语，“我没实现的愿望，娃让我实现了。”随即他又笑了。我转头看到，阳光穿透云层，落在爹花白的头发上，也落在他眼中重新燃起的光亮里——那是对新生活的向往，也是对儿子无声的支持。

李 聪绘

思念的星光

■李连杰

晚饭后，4岁的小钰杨紧紧盯着妈妈杨清清手里的手机，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已3分多钟了。

“到我了，妈妈。”小钰杨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对准镜头。幼儿园今天拍了集体照，他站在第一排正中间，胸前别着老师奖励的小红花。他迫不及待地想给爸爸黄奎展示这张照片。

视频那头的黄奎，嘴角的笑意藏不住：“爸爸一眼就从人群中找到你啦！”

小钰杨得意极了。他把照片放下，把右手贴在耳边，朝镜头敬了个礼：“爸爸，老师夸我敬礼姿势很标准。我们今天还组织了跑步，我跑了第一名！”

黄奎笑着凑近镜头：“等我回去，咱俩比一比，好不好？”

“现在就比！”小钰杨兴冲冲地往阳台跑。停下来后，他又原地蹦了两下：“爸爸你看，我能跳这么高！”

杨清清听见阳台有动静，匆匆走过来。这时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哨音。杨清清接过手机，叮嘱了黄奎几句话，便结束了通话。小钰杨蹲在地上，低下头默默玩起玩具。

“妈妈。”小钰杨突然抬起头，睫毛上挂着亮闪闪的泪珠。他吸了吸鼻子：“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”

杨清清摸了摸小钰杨的头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相册。相册里有一张去年小钰杨生日时，全家拍的合影。照片里，黄奎穿着笔挺的军装。“你看，爸爸是个军人，他要练本领呢，所以没办法经常回来陪我们。”

“那我也要练本领，以后保护你和爸爸。”小钰杨认真地说。那天夜里，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钻进来，洒在小钰杨的小脸上。

此后，每次打电话，小钰杨总会向爸爸汇报近况：“今天我帮邻居奶奶提菜篮子了。”或者举着玩具坦克说：“爸爸，你看我给坦克装了新炮筒，等你回来我们一起打怪兽……”

一个周末，杨清清正在厨房做饭，门铃突然响了。她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竟然是黄奎，“任务结束了，给你们个小惊喜。”小钰杨冲过来跳进黄奎的怀里：“爸爸回来啦！”

晚饭时，小钰杨坐在黄奎的怀里。他仰着小脑袋说：“爸爸，我好想你呀！等我长大了，也要穿军装，像你一样。”那一刻，小钰杨的眼睛亮晶晶的。因为那常在视频里出现的身影，如今就在身旁，那是小钰杨心头最亮的星光。